

国庆礼花飞

□肖复兴

独自叩门

红色沁润的村庄

□黄军峰

(一)

小时候，国庆节一定要看礼花，礼花就像大年三十的饺子一样，属于国庆节的象征。那时，家住在北京前门外，站在房顶上，一眼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，大约晚上10点以后，就听见大炮轰轰作响，第一拨礼花腾空而起，绽放头响。

上中学时，国庆节多了一个节目，到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。我们是男校，要和女校的同学配队一起练习。男同学站外圈，女同学站里圈，一曲之后，里圈的女同学上前一步，后面另一个女同学上来，一场练习下来，走马灯一样换好多个女舞伴。高一那年国庆节，恰逢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，换上来一位女同学，相互一看，都禁不住叫了起来，原来是小学同学，分别四年，竟然在这里见面，忍不住边跳边聊，礼花映衬着她那青春的脸庞，那段舞曲显得格外短。那晚的集体舞，总盼着她能够再换上来，

却再也没有见到她。
高中三年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，每逢星期天，她都会到我家来，一聊聊到黄昏时分，我送她回家，一直送到前门22路公共汽车站。一直送到高三，就是在那个22路公共汽车站，她主动和我握手，祝福都能考上一所好大学。那是我们认识以来，唯一的一次握手。

高中毕业，赶上“文革”，音讯杳无。再一次见面，是12年后，她考上了哈军工，到上海实习，从哈尔滨到北京回家看看，竟然给我打通了电话，相约一定见面。正是国庆前夕，她说，就国庆节晚上在前门的22路公共汽车站吧，那里好找，晚上还可以一起看看礼花。意外相逢，让我们都分外惊喜，那晚，在我们头顶绽放的礼花格外灿烂，总能想起，仿佛昨天。

(二)

1968年夏，我去北大荒。国庆节歇工，清早，飘起了细碎的雪花。想

家，想着到晚上该是上房顶看礼花绽放。而这里，天远地远，哪里能看礼花开满夜空呢。

这时，生产队开铁牛的老董，正在发动他的宝贝，说要到富锦县城给大家采购东西，晚上，队上会餐好吃。我和伙伴们想去买礼花，爬上了他的铁牛的后车斗。老董拉着我们往富锦跑，雪花铺在路上，霜一样白皑皑一片。铁牛跑了小半天跑到富锦。谁知好多家商店过节都休息，我和伙伴们着急，到处转悠，终于看到卖烟花爆竹的地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买了一大堆，跟着老董“轰隆隆”地跑回队里。

那晚，大家饱餐一顿，酒酣耳热过后，全队的人都围到了场院上，等着我们放花。那一大堆礼花，一路下雪受潮，怎么也点不着，急得人们一头汗。老董大声喊着小心，跑过来帮忙点放。当那礼花终于腾空而起绽放开来，大家都欢叫了起来。尽管，那些礼花都很简单，只是在天上翻了一个跟头就下来了，但在细碎的雪花映衬下，和北京的不一样呢。不一

样，就在于它们像是沾上了雪花一样，湿润而晶莹。

与伙伴说好，今年夏天，回北大荒看看，因疫情缘故，可惜未能成行。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发来短信说，恐怕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产队了，人们早搬到场部的楼房里。心想，国庆节再放花，得到场部了。不过，买礼花不用再跑那么远的富锦了，现在，场部就是一座县城一样，东西应有尽有。

(三)

几年前的国庆节是在美国过的。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庆节，都要放礼花的，美国也不例外，只是在美国过我们的国庆节，得自己操心。好在这里买礼花很方便，还都是中国的产品。

国庆节晚上，饮了一杯酒庆祝之后，抱着一抱礼花，带着孩子走出房门，准备放花。四周静悄悄，墨染一样的夜空，成了礼花登场的最好舞台。尽管买的礼花远没有天安门广

场上的大气磅礴，却也让夜空多了几分别样的风姿。

礼花刚刚绽放完，看见邻居家的房门开了，夜色中穿过草坪，匆匆走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手里拿着一个圆筒般的東西，笑吟吟地递给我们。原来，是一枚硕大的礼花。他说是过美国国庆节时没有放完，看见我们放花，赶紧找了出来，让我们一起放。

谢过之后，他依旧站在旁边，亲眼目睹怎么点燃他拿来的大礼花，礼花“蹿天猴”一样飞起来，先是一声礼炮巨响，然后，五彩光彩像伞一样地打开，垂下金丝菊一样的花瓣，纷纷如雨而下。大家都惊喜地叫起来。他的这枚礼花，为这个异乡的国庆节增添了几分不同的色彩。

今年国庆又要到了，我不在美国那座小城，儿子一家还在。他们买了好多礼花，准备在国庆节晚上燃放。不知那位好心而热枕的邻居，还能不能再增添一枚别样的礼花呢？并非贪心，我喜欢那种普天同庆的愉悦之情。

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缕葱丝

□李国文

欣赏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亲眼目睹北宋的首善之区——开封，堪称一座繁华的大都市。

有位身居乡野的士大夫，薄有资财，向往首都的声色欢娱与排场气派，不甘为“土佬”的他，总有一种怏怏然的遗憾。后来，这位士大夫央求媒婆撮合，花了若干银两，一顶小轿，将一位原是蔡太师府上的美娇娘抬回家。那女子却瞧不起乡下的土里土气，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只好捏着鼻子过起村野生活。所谓蔡太师，就是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，在没有倒台之前，当朝一品，权高位崇，是个一跺脚，开封府就地震的大人物。

宋徽宗赵佶宠用佞臣巨贪蔡京，此外，还有童贯、高俅这群祸国殃民的家伙。内乱兼之外患，北宋王朝终于完蛋。赵佶在未成为金人俘虏之前，迫于民愤，将恶贯满盈的蔡京，革职流放。大树一倒，家人自然作糊粥

散。于是，这个外乡的土财主，终于有机会抬回来这个侍候过太师的女子，过一把“太师瘾”。

他当然要盘问那名女子了。“你是蔡太师的妾？”
她冷笑道：“老爷，我要是太师的妾，你这点钱，连见一面都不够。”

她继续冷笑，说：“老爷，你这点银两，把我抬回来，算是你的福气了！”
“那你是……”

她告诉他，很自豪，她是太师府的“包子厨上人”。
“何谓包子厨？”
“就是专门为蔡太师做包子的厨房啊。”

那士大夫闻所未闻，眼睛都直了。做一个包子，有一个专用厨房，那么饺子、花卷、馒头与烙饼，依此类推，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呢？这真是让“土

佬”羡慕得要死，嫉妒得要死。蔡京的吃喝，何等讲究？蔡京的生活，何等排场？其吃喝玩乐，其衣食住行，可想而知，这位太师是何等威风啊。“土佬”终于明白，他这点薄产，也就只配娶个“包子厨上人”，再不敢作其他奢想了。好在，他还现实主义，安慰自己，至少他能吃到蔡太师所吃的包子，也就不枉费这番金钱与气力了。

待他想要吃上蔡太师的包子时，谁晓得那女人的回答，更使他大惊失色。她说：“我不会包包子。”

他不禁大光其火道：“你不是说你是包子厨上人？”
“是啊。”她理直气壮：“我虽是包子厨上人，但我做不来包子。”

这位士大夫感到受骗上当，立时火冒三丈。这女子一看这架势，也不敢再摆谱，连忙解释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包子厨人数众多，各各分工不同——

剁肉的，拌馅的，揉面的，捏褶的，上笼的，烧火的……分门别类，各司其责。”

“那你干什么？”
“我是专门戥刻包子肉馅中的葱丝。”
这则宋人罗大经所著《鹤林玉露》的《缕葱丝》，足以说明，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，仅就吃而言，腐败成风的贪官污吏，是如何不可救药了。

嘴馋好吃，是动力。不用花钱，是推力。大快朵颐，是助力。然后，从嘴巴开始，经过舌头、牙齿与肠胃的共同努力，也是这些年来许多贪官们的共同经历吧。

俗话说，拿了手软，吃了嘴短，世界上从来也不会有免费午餐的。先从管住自己的嘴开始，也许，不无益处。

眷恋

□刘德兴

当年，在雄县读高中。夏末有天下午，班主任张老师赶到教室宣布，学校决定，文理分班。霎时，一阵骚动。

我的理科成绩，名列前茅。再说，张老师恰是物理老师。

他身材中等，体格健硕，理一个平头，外表十分干练。眼睛不大，但目光锐利。他穿着朴素，满脸皱纹，看上去像个老头儿。其实，他刚年届不惑。

家里人叫他“倔老头儿”，在校总以“严厉”闻名，许多学生都怕他。如学生不认真听课，粉笔头儿就直接掷过来，时间不长，人们就被他镇住了。虽说脾气严厉，教书却是一流水平。

他真诚地劝慰大家：“青春宝贵，绝不耽误。人人都要用功，免得多走弯路。”除了授课，其余时间，他常跟学生们聊在一起。难怪家人抱怨他：“倔老头儿，家也不管，教书着魔了。”

这回学校要分班，究竟该走哪条路，人人心里都犯了难。殊不知，对于我来说，除物理之外，文学也是难以割舍的挚爱。

从小就喜欢语文，后来，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又激励着我，毕竟，文学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。柯岩曾在《奇异的书简》中写道：陆垓与罗辽复认为，自然科学是火车，文学是司机。这种理念早已成为我学文的靶标。自从读高中以来，我的作文总被当作范例，屡次朗读……

但是，高中分班，却是一次颇具分量的选择。很快，填表就开始了。偷偷瞥一眼老师，没想到，他也正凝视着我。心，一下子收紧了。想来想去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科。张老师看在眼里，眉头紧锁。晚饭后，我被叫到办公室，心不由“咚咚”跳得厉害，脸也迅速涨热起来。张老师温和地提醒道：“依实际情况，应该选择理科。当然，大主意还在你手里。”我没表态，沉默着。屋里，只有小闹钟“咔哒咔哒”的声音……

第二天就分班了。新教室里，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

想不到，教历史的郭老师赶来找我。她儿子与我同学，彼此非常要好，每逢周末，郭老师都热情地招呼我到她家吃饭。不知不觉间，师生之间，早已情同母子了。

郭老师小声道：“怎么想到文科班呢？所有老师都希望你读理科，归根结底，你算是理科的好苗子。”随后，她又笑了，说：“我跟张老师看法一样。”

可是迷恋文学，有什么办法呢。我只能任性地说：“老师的心意我领了，衷心地感谢你们。”

两年之后，如愿考进了大学，读中文系。随后，毕业留校，做编辑工作。尽管圆了文学梦，物理情结却仍挥之不去。至今，书架上还整齐摆放着一大批物理学著作。

韩愈曾说：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可惜，师者对学生们深沉、厚重的爱，却未被收容进去。四十多年过去，那份眷恋文学、崇敬师长的朴素情感，犹如一股暖流，淌过敏感而炙热的心底……

友善的魅力

□李云贵

友善，能给人以温暖、光明与希望。古今中外，很多友善的动人故事颇受人称颂。

战国时期，文臣蔺相如出使秦国，使得完璧归赵。在渑池会上，他机智勇敢，使赵王免受秦王的羞辱。于是，赵王提拔蔺相如为“右左卿”，官位高居武将廉颇之上。廉颇岁数大了，他自以为军功了得，总是不服气，扬言如果见到蔺相如，一定要给他难堪。

得到这种消息的蔺相如，随即称病不上朝，以免碰见廉颇。外人都以为，蔺相如非常害怕廉颇，其实不然。蔺相如是为了赵国的国家利益，认为将相不和，会给秦国带来可乘之机。知道真相后，廉颇

恍然大悟，主动负荆请罪，从此，两人成为生死之交，共同保卫赵国。

想必，蔺相如的友善，绝非懦弱，而是为了国家，团结同僚，全力对外。

曾任郑州市豫剧团团长的王宽，是国家一级演员。1998年，刚刚退休的王宽收养了第一个孩子，此后，他就开始与家乡的孤儿们结缘，先后收养六名孤儿。夫妻俩的退休金并不多，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，王宽决定到茶楼唱戏挣钱。茶楼不比舞台，他的“点唱率”并不高，常常坐冷板凳。于是，66岁的王宽再次拜师学艺，学习川剧的“变脸”绝技，并发扬光大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。他并不期待

掌声，只是为了在唱不动之前，抓住每一个机会挣钱，养活六个孩子，供他们上学。在将近十年的岁月里，为了多挣点钱，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，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，风雨无阻，随叫随到。

在王宽夫妇的带领下，学习了乐器的孩子经常上街义演。据统计，十余年来，靠“卖唱”养育孤儿的王宽夫妇，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类慈善事业，捐款超过百万元人民币。显然，这种捐款毫无私心杂念，只为孩子们健康成长。

上世纪初，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弗兰克，经过艰苦的积蓄，开办了一家小银行。但一次银行遭到抢劫，他瞬间破产，储户的存款

雨帘里的身影

□燕喃喃

大雨在窗外哗哗地下，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，像在弹奏一首激昂的乐曲。独坐窗前，思绪遥远而缥缈，此时的我，听雨，想雨，写雨。

人生虽短，可经历的雨却多。小时候，很不喜欢雨天。那时候的农村，都是土路，一到下雨天，鞋底上沾的全是厚厚的泥，一走一滑，空气也变得格外潮湿，感觉很不舒服。

那时的我胆小，内向。有一年夏天，雷雨格外多，每次阴沉的天空就像大发雷霆似的，边下大雨边滚过来愤怒的雷声，令本就胆小的我更害怕了。一次快要放学的时候，天再一次阴沉下来，伴随着放学铃声的是让我感到惊恐的雷声和瓢泼大雨，教室里沸腾了，大家惊叹的同时也惆怅着怎么回家。

不一会儿，雨中远远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原来是一位同学的家长冒雨来接孩子了。那位同学欢喜地大喊：“我爸爸来了，我爸爸来了！”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趴在父亲背上，渐渐消失在雨中。
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不断有同学被接走了，我默默地趴在窗户边捂着耳朵，定定看向窗外，心里也期盼着父母来接我回家。可是父亲不在家，母亲要照顾年幼的妹妹，她能来吗？我心里不断想着，直到教室里只剩下我自己，才绝望地低下头，眼前腾起一团白色的雾。

忽然，雨幕中出现了个瘦小的身影，穿着笨重的雨靴，手里拿着大黑伞，朝教室一步步走来。那是谁呢？看着雨中的身影慢慢变得清晰起来，我不由得惊喜万分，是母亲！

“妈！”我高兴得一个箭步冲到教室门口。看着空荡荡的教室，母亲脸上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慈爱地对我笑了笑，弯下腰让我趴在背上，吃力地背起了我。

从学校到家大概有十分钟的距离，路上有一条水沟，下雨的时候是干涸的，可是那天的雨又大又急，沟里积了满满的水，都快要溢出来的样子。本来就身材瘦小的母亲，背着我还打着雨伞，要跨过那条沟实在不是

一件容易的事。可是性格要强的母亲，在踌躇了一下后用力朝前一跨，结果地面太湿滑，在跨过水沟的一瞬，母亲猝不及防重重摔在了地上，身上脸上全是泥水，可在那一刻，她的一只手依然朝身后紧紧抓着我，我没有摔在地上，而是压在了母亲身上，毫发无伤。

大黑伞滚落在地上，裂开一张大口无声地在雨中哭泣着，像母亲此刻摔疼的身体。看不清她瘦弱的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，一道一道顺着她凌乱的发丝流到已湿透的衣服上。我拉着她的胳膊道：“妈，你起来啊，起来咱们快点回家，我不要你背我了！”

离回家的路还有一段，母亲缓了缓神坚持要重新背上我，那时的我太小不懂事，最后还是重新趴在了她的背上。

具体的细节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，已变得模糊了，只记得回到家的母亲，有只手流着血。如今每每回想起这个场景，心就会忍不住地揪一下。我想，当时的母亲，是忍耐了多大的疼

痛啊！在那个贫瘠的年代，也许这只是母亲所经受的苦难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事，却足以将“为母则刚”诠释得淋漓尽致了。

天空暗下来，窗外亮起盏盏明亮的灯，雨滴在灯光的映照下发出银白的光。看吧，这世界不管是什么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。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雨季之后，时光渐渐抹去了年少轻狂，变得恬淡淡然，想想这一生所经历的雨，何不像这一路走来所要经历的艰难坎坷呢？

小时候，父母为我们遮挡了许多风雨，使我们安稳地成长。长大后，才懂得为人难，为人父更难。所幸的是，小时候的雨中有父母温暖坚强的后背，长大后亦能听到熟悉而关怀的声音，它来自父母，来自那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。每当遇到人生的坎坷和失落时，我的心中都会出现一个从雨前远远走来而身后的坚强身影，愈来愈清晰，愈来愈高大。这一幕慰藉着我，温暖着我，使我在风雨来临的时候，不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无助地悲泣。

一条河的记忆，一座山的记忆，远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更加深刻和全面。真正想要认识历史、了解历史，我们不妨去问问一条河，问问一座山，问问红色血脉滋养着的山谷，乃至山谷里的村庄。只要你愿意走近，只要你有心体味，一定能得到一份别样的收获。这份收获，来自历史，也来自我们的新时代。